

乱世
风云

文放 著

AQYXJ

爱情与陷阱



北岳文艺出版社

爱情与陷阱

乱世风云三部曲

文 放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爱情与陷阱

文 放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郑州金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开

印张: 17.5 字数412,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1000册

统一书号: 10397·27 定价: 2.95元



作者 近 照

摄影 光华

目 录

引 子

- 一、烦 恼 (2)
- 二、红豆广州归来 (10)
- 三、急电 (23)
- 四、战友 (32)
- 五、举起酒杯 (39)
- 六、主编 (47)
- 七、市委大楼 (62)
- 八、阴谋受挫 (73)
- 九、阴阳脸 (84)
- 十、在西餐馆里 (91)
- 十一、伪君子 (101)
- 十二、不懂爱情的人 (116)
- 十三、爱情从这里开始 (129)
- 十四、危险的女人 (140)
- 十五、不速之客 (155)
- 十六、爱的萌芽 (168)
- 十七、诱 饵 (181)

十八、失身	(191)
十九、音乐会后	(201)
二十、在教授家里	(219)
二十一、多疑女人心	(235)
二十二、两记耳光	(248)
二十三、显赫的夫人	(267)
二十四、勾结	(287)
二十五、蜜月旅行	(303)
二十六、初陷囹圄	(315)
二十七、甘冒风险	(336)
二十八、老兵的本色	(351)
二十九、闯关	(359)
三十、弱者的眼泪	(372)
三十一、趁人之危	(387)
三十二、有趣的手铐	(403)
三十三、不带铁窗的黑屋	(416)
三十四、女人是大海中的浪花	(430)
三十五、生死搏斗	(446)
三十六、大墙内外	(461)
三十七、市委第一书记	(476)
三十八、较量	(494)
三十九、出国前夕	(506)

四十、一封告密信 …… (524)

四十一、疯狂的阴谋 …… (538)

后记 …… (552)

引 子

人活着难，人死也并非容易。至少对顾英来说是这样的。

顾英在她丈夫方明被隔离审查，她又失身给专案组乔大年之后，就不想再活了。她觉得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等待她的只能是耻辱和眼泪，而不会再有幸福和欢乐。

一个人当忍受不住生活的苦难，认为死了比活着还幸福的时候，便开始寻短见了。但是，怎么死呢？服毒、跳楼、投河、卧轨……顾英都下不去手，无论哪一种死法都使她不寒而栗。她听人家讲，唯有上吊是痛苦最小的，到时候只要有决心把绳索往脖子上一套，脚一蹬，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人世上的一切——无论金钱权势、贫穷富贵、栽脏诬告、争权夺利、高尚卑鄙、俊美丑陋，都将化为乌有，对死者说犹如一股青烟，远了、淡了、消失了……

顾英浑身冰凉地躺在床上，她觉得自己的身躯已经死了，只有思想活着，因为她还能够回忆。啊，回忆带给她的只能是更加痛苦罢了，一个人在结束生命之前，为什么不能首先忘却一切？顾英越要竭力摆脱那些往事对她的纠缠，过去的事情就愈加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一、烦 恼

文苑楼四周的柳枝发出了幼芽，一片嫩绿。可是，在一阵风沙之后，天阴沉下来，淅淅沥沥下起了第一场春雨。

顾英在钢琴的“贝斯”音部狠狠按了几下，便趴在琴键上，钢琴发出一阵沉闷的响声。她心情不好，往常那悦耳的旋律，今天变得如同敲破锣似的令人气恼。

下午三点钟，顾英正在练习弹奏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同窗好友红豆给她送来了一份《日报》，上面一篇署名文瑶的文章，尖锐地批判了方明的长篇小说《前线的山村》。如果在半年之前有人批判方明，与顾英毫不相干，她根本不会关心这件事。文坛上的争论她是从来不过问的。可是现在，她是热衷于这本书的读者，所以不自觉地便卷入这一事件之中。

本来，这个钢琴系五年级的女大学生，很少阅读描写现代生活的中国文学作品。对于从去年下半年报纸上批判的“中间人物论”、“人性论”，以及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讨论也很少感兴趣。可是，春节她在好友红豆的枕头下面，偶尔发现了一本小說，顺手翻了两页，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住了，她没征得主人的同意，便把小说悄悄带回宿舍，一头扎在床上读起来。她忘记了晚自习练琴，忘记了吃饭，一直读到早晨五点钟，把这部三十万言的小说读完了。她昏昏沉沉地坐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枕巾被泪水浸湿了一片。

小说作者方明，顾英并不熟悉，她到新华书店想找方明写的其他作品，也没有找到。后来她知道红豆也顶喜欢这本书，



顾英在钢琴的“贝斯”音部狠狠按了几下，便趴在琴键上

.....

而且说在女大学生里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

顾英没想到，这部感动得她流了那么多眼泪的小说，会突然在《日报》上受到文瑶的尖锐抨击。象顾英这样的女大学生，根本不关心长篇评论文章，只因文瑶的文章是批判《前线的山村》这部小说的，她才耐着性子读下去。她也不知道文瑶是何许人，只觉得这个人太粗暴、太蛮横了。

按照文瑶的说法，《前线的山村》有三条大罪状：一、小说描写了自志愿军出国到第五次战役，这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矛头指向毛主席。二、小说中写了一个被俘的女卫生员，宣传活命哲学，歌颂叛徒。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在冲锋之前还想到一个会唱歌的朝鲜姑娘，形象不高大，精神境界不完美，典型的人性论，往志愿军脸上抹黑。结论是：为彭德怀翻案，歌颂叛徒哲学，宣扬人性论，歪曲战士形象。是一部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军队的大毒草——反动小说。

那么，作者呢？文瑶的文章没进一步阐明对作者怎么办？但那是一清二楚的：写出这样反动小说的人，还能不是反革命吗？

顾英读过这部小说后，在感情上激起的是对志愿军战士的热爱，他们确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而文瑶怎么能端出那么吓人的大帽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自己的感情、立场是反革命的？啊！太可怕了。顾英的父亲也去过朝鲜，在她的推荐之下也阅读了这部作品，而且感动得这位老医学专家热泪盈眶，连声称赞：“好，实在好，比我在朝鲜见到的还真实，还动人！”

谁能想到这部得到她全家喜爱的作品，会突如其来地被文瑶骂得一钱不值？她在感情上受不了，她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她觉得有些人太不讲道理了。

顾英的父亲是医学院副院长，肿瘤科专家，她母亲是搞有机化学研究的。小顾英在伦敦出生，她五岁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顾教授和妻子冲破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皇家医学科学院的阻挠，毅然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祖国。他们登上新港码头的时候，望着海关检查站楼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夫妇俩都流下了眼泪。

顾教授回国不久，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党和政府根据他本人的志愿，很快安排他到一家设备完善的医学院里专攻高度恶性的妇科肿瘤——绒癌。

顾教授的家住在高级住宅区大理道上，是一幢米黄色的别墅，院子中央有一座带喷泉的小花园，门口有小汽车场。可是，顾英却不愿跟父母住在这个幽静的小天地里，非愿住在靠近河边闹市的一幢马蹄形的灰色楼房里。这是一座日本式五层楼房，窗户挨窗户，远远望去活象一幢鸽子窝。不过，从那儿“鸽子窝”里每天传出来的都是钢琴、提琴、萨克斯的声响，和男女声的独唱。因为住在这幢楼房里的大都是文艺工作者，周围的群众都叫它“文苑楼”。

顾英住在“文苑楼”三楼右边一个房间里，这里距离音乐学院很近，骑上“凤头”车，沿着清河边，十分钟就能到学校。从“文苑楼”出来往西走不远就是歌舞剧院的排练场。歌舞剧院正在排练根据梅里美的小说改编的舞剧《卡尔曼》，顾英用业余时间担任这个剧的部分钢琴伴奏，每天晚上演奏完了可以就近回宿舍，关起门来独自弹奏教授白天布置的作业。

顾英的房间有十四平方米大，右边窗户对着楼房的天井，可以望见对面楼上一排排的窗户，所以顾英经常是把左边的淡青色窗帘拉的严严实实。

房间的一角放着乳白色的席梦思单人床，蓝白方格床单，浅绿色湘缎被，米黄色俄国毛毯。床上用彩色图钉斜钉着一张从报上剪下来的电影《白痴》女主角娜斯塔谢·菲莉薄芙娜的照片；左边窗前放着一张不大的写字台，玻璃板下面压着两片从北京香山采来的枫叶；左上角是贝多芬站在钢琴旁边的一幅油画复制品；粉红色灯罩的台灯底座上，立着一副倾斜的小巧镜框，里面装着顾英和红豆在北戴河照的彩色相片，雪白的浪花正涌到她们的脚下。

房间的里角上放着一架小型的德国“谋利德”钢琴，书厨里堆满了精装的大本歌谱、乐理、肖邦和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传记类的书籍。两张电镀扶手的单人沙发和一个玻璃砖的小茶几摆在书桌和钢琴中间，地座灯从沙发后面伸出来，浅黄色的灯罩歪对着钢琴上的歌谱架，仿佛是一个戴巴拿马草帽的顽皮小女孩歪着头站在那儿似的。

顾英在女大学生里，是属于性格文静、多情善感、生活条件优越、对艺术充满了酷爱和信心，而又脆弱动摇的那种人。加上她的自然条件好：身材修长、脸庞儿秀美、眼圈儿微黑、睫毛细长，一双大眼睛如同清澈的春水，闪着热情的光芒，尤其给人印象深刻。她皮肤白皙，连耳朵后面青紫色的毛细血管都隐约可见。她的双手由于自幼练琴的缘故，算不得纤细，而且白嫩柔软。总之，顾英是个得天独厚、十分俊丽的姑娘，早在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的时候，就为众人所注目，沉浸在一片赞美声中！

顾英上到大学三年级，在同学和老师中的声誉就更高了，这不仅因为她钢琴基本功过得硬，表现细腻，不管哪位大师哪种风格的作品，在她的手下都能够得到恰如其分地表现，而且她有一付天生的美妙歌喉，演唱少数民族的歌曲，使声乐系师

生都为之震惊。所以在学院举办的音乐会上，顾英如弹完钢琴，总得唱一两首歌曲，否则听众们便站起来一个劲儿地鼓掌。

顾英从小听到的就是一片喝彩，看到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小小心灵自幼便生出骄傲之花。但是她那充满了学术气氛的家庭教养，使她心中的骄傲之花蒙上了一层谦逊的薄纱，人们不易察觉到她有外露的锋芒。

直到夜色朦胧，顾英才从钢琴旁站起来，她没开灯，而是漫不经心地走到右边的窗户跟前，轻轻把窗帘拉开了一点儿，望着二楼的窗口。当她的目光无意之间移到二楼对面那个窗口的时候，顾英不禁浑身一抖，轻轻地“啊”了一声。

原来，她每天弹完教授们留的作业，总是午夜一两点钟，大部分房间熄灯了，窗口黑漆漆的，唯独对面二楼靠左边的一个窗户还亮着灯。开始并没引起顾英的注意，可天长日久，每天深夜总是那盏灯亮着，顾英便禁不住隔着窗纱往那个房间里张望。她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人伏在桌上读书，或者写着什么，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以后，每当深夜顾英弹完琴，总要走窗口向那面瞧上一眼，心底禁不住泛起一股羡慕之情。

可是，有一天午夜，顾英刚弹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她兴奋地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习惯地向二楼熟悉的那个窗口望上一眼，顾英愣住了。原来那个窗口今天也熄灯了，顾英心里还有点儿说不出的高兴，她想，这一会儿总算把那个人熬过了。

谁知那个窗户以后再也没有亮灯。

顾英有三个晚上专门在晚饭后八点钟赶回宿舍，想看看那个窗口有没有灯光。她失望了，五层楼房几乎所有的窗户都亮着灯，唯独那个窗户黑洞洞的。

顾英胡乱地想了许多：这位刻苦的人怎么会突然晚上不再亮灯了呢？是搬家了或是生病住了医院？要不就是出差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可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那个窗户依旧没有灯光。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仿佛失去了什么东西。顾英觉得自己很可笑，干嘛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费心思呢？其实，即使两个人走碰脸儿顾英也不会认得那个人。

这桩偶然发生的小事，在顾英的脑海里逐渐淡薄，甚至忘却了。可是，谁能想到，五个月后这个漆黑的窗户突然又亮了灯呢？而且透过薄薄的窗纱，顾英又瞧见了那个人伏在书桌上埋头工作的身影。意外的出现，不知为什么竟使这位女大学生的心情一下子激动起来，甚至使她感到愉快，尽管她死也不会承认这个没见过面的影子在她心里产生了某种作用，不过刚才因为读文瑶批判方明的那篇文章而引起的烦恼冲淡了。直到顾英发现二楼的那个人，仿佛转过脸儿也在向她的窗口张望的时候，才赶快缩回身子，迅速拉上窗帘。

顾英走到书桌前，按亮了台灯，柔和的灯光洒在了浅蓝色的墙壁上和桔黄色的人字形地板上，她坐在床边上，立刻就望见了丢在地板上的那份报纸。

文瑶那篇文章是用很大的黑体字作标题的，文章很长，黑鸦鸦的几乎占了整个一个版面。顾英用厌烦的目光在那个标题上足足盯了两分钟之后，突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笑。她认为这是天真幼稚的表现，对这些文人笔下的无稽之谈值得如此认真吗？自从去年初，报纸上登出要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社论之后，批判的火力逐渐加大了，从周谷城的“人性论”，到孟超的《李慧娘》都在批判之列。顾英闹不清谁是谁非，她也不想弄明白，认为那都是搞政治的人要出来的把戏，

自古以来政治家和艺术家不能兼而二任，顾英从来不打算当政治家，只想把钢琴弹好，她心目中最崇拜的是肖邦和李斯特。

为文瑶那篇文章弄得她一个上午心绪不佳，何苦呢？象那样的“棒子评论家”的嘴，同乡下那些三四流吹鼓手的喇叭有什么区别？只要肯出钱，西家死了人他吹送葬歌；东家娶媳妇他就吹迎新曲。为这种人写的东西生气才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呢！

顾英想到这里，站起来拧把湿毛巾，擦了一下脸，而且把那份《H报》拾起来丢在床边她经常放皮鞋的那条板凳上，再也不想瞧它一眼！

二、红豆广州归来

有人在房门上轻轻敲了两下，顾英还没来得及去开门，就听见有钥匙伸进弹子锁里，“咔嚓”一声房门便推开了。

红豆身穿铁灰色风大衣，提巧克力色旅行皮箱，象一只轻捷的小燕飞了进来。她望着坐在那儿愣怔的顾英，立刻用银铃般的声音尖叫道：“唉哟，原来你在房里，为什么不给我开门？不答应？”

红豆没有容自己的女伴回答，用调皮的目光迅速地把房间环视了一遍，用手拍打着顾英的肩膀接着说：“我是不是冲散了你的什么秘密吧？”

“去！”顾英无奈地盯了她一眼说。但她早已高兴地迎上去接过红豆手里的小皮箱，帮她脱去风大衣，又赶紧往脸盆里倒上热水，摆好檀香皂，把雪白的毛巾搭在盆沿上。

红豆一面脱她的藏青色毛哔叽西服式外套，一面大声地说着：“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在珠江边上的‘蛇王满’饭店吃饭，下午就飞到了北京，几小时不到又乘我爸爸的小汽车到你身边来了。”

红豆说着迅速扫了一眼她腕上的劳力克斯全自动日历手表。

顾英皱起细细的眼眉，迷惑不解地问道：“咦，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去了广州？”

红豆发觉自己说走了嘴，可是她马上就把这个疏忽掩饰过去了，很自然地说：“是呀，可我回到北京，爸妈有事却去了